



千雪柏

李晓东◎著

看尽四个家庭的悲欢离合，乃知善与义之所在

竹林庵南侧大院里的一棵千年古柏，

辉映着阳城这一座千年古城。

古城承载着历史的痕迹，正如千雪柏一样，

千秋万代青春常驻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千雪柏

李晓东◎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雪柏 / 李晓东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8.3
ISBN 978-7-5329-5601-2

I. ①千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5790 号

千雪柏

李晓东 著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32.75
字 数 400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5601-2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

目 录

- 001 / 第一章 曹余奎八十叹人生 俞英哲侃侃说家训
- 017 / 第二章 乌巷口安平炸臭干 鼐汤桥玉刚落风河
- 033 / 第三章 玫瑰园喜迎店周庆 其香居茶香引宾客
- 049 / 第四章 “花旦精”唱戏惹风波 张子其弈棋胜天下
- 065 / 第五章 马安平修车被罚款 韩老板迪欧请玉姬
- 081 / 第六章 “乡巴佬”玉贵喝醉酒 鼐汤桥思楚独凭栏
- 097 / 第七章 “花旦精”辞职办戏校 马安平修车捡钱包
- 113 / 第八章 “晚班车”大田好风光 “大碗茶”安平真烦恼
- 129 / 第九章 玉姬食品隆重上市 玉婢戏校如期招生
- 145 / 第十章 曹玉环宴请赵大田 俞思履出书被骗钱
- 159 / 第十一章 携女友玉刚见父母 拜观音阿琴有身孕
- 175 / 第十二章 曹老爹洗澡摔断腿 俞思楚孤身赴南京
- 191 / 第十三章 烟酒店钱俊发酒疯 “一品轩”玉刚酿血案
- 207 / 第十四章 浮香亭俞老太破财 观柳轩曹玉婢落泪
- 223 / 第十五章 被打伤安平入病房 遭暗算玉环惹官司
- 239 / 第十六章 受褒扬玉刚得奖金 被惊吓玉姬晕桥上

- 255 / 第十七章 俞思齐流产险丧命 马安平坚守摆车摊
- 271 / 第十八章 天一阁玉贵耍手腕 百尺台玉婢遭扔鞋
- 287 / 第十九章 曹玉刚烧灯引火灾 荻柴巷公告惹风波
- 305 / 第二十章 玫瑰园钱俊遇情敌 鼋汤桥思楚黯伤神
- 321 / 第二十一章 “大姑娘”色诱韩老板 曹玉刚逼父签遗嘱
- 335 / 第二十二章 赵大田现身竹林庵 曹玉姬大闹墨宝斋
- 351 / 第二十三章 俞思履卖书被耻笑 “花旦精”密会杨市长
- 367 / 第二十四章 赵大田醉落引凤河 俞思楚焚情入佛门
- 381 / 第二十五章 其香居曹爹遇蒋爹 玫瑰园玉姬骂玉环
- 395 / 第二十六章 曹玉刚夜入博物馆 马安平再遇游戏娃
- 411 / 第二十七章 俞英哲焚书拒搬迁 曹玉刚自首入班房
- 427 / 第二十八章 曹玉环痛打刘祝生 俞老太城隍寻思楚
- 441 / 第二十九章 杨市长戏校探玉婢 马静怡中考得榜眼
- 457 / 第三十章 俞思楚自缢善德庵 万主任猥亵罗乔乔
- 475 / 第三十一章 俞英哲盖棚干雪柏 曹老爹中风坐轮椅
- 491 / 第三十二章 曹玉姬转店赴东莞 范大定品茶话天下
- 507 / 尾声 引凤河安平救人亡 鼋汤桥大田立铜像

千雪栢

第一章

曹余奎八十叹人生

俞英哲侃侃说家训

阳城城西有座竹林庵，庵东首有条小巷，名叫乌巷；庵西首也有一条小巷，名叫荻柴巷；庵北墙外是一座大杂院；大杂院北侧有条小河，名叫引凤河；河西头有一亭，名叫浮香亭；河上有座石拱桥，名叫蘸汤桥。

大杂院里有棵古柏，紧挨着庵北的围墙。这棵古柏人称“千雪柏”，也有人唤作“六朝松”，因其柏叶松身。此古柏甚异于别柏，有叶无鳞，有干无皮，柏顶圆似华盖，柏叶葱葱如苔；根围四尺许，高可六丈，柏干穿穴出土，中空而斜，扶摇而上，垂如伛偻之老者，矫若云中之游龙。

如今的竹林庵是有竹无林，有庵无尼，但香火仍旺，多因着这棵古柏。古柏就像是棵老树精，虬曲着身子，面北而立，似在哈腰乞讨，又像在侧耳聆听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，红卫兵“破四旧”，拥至柏树下，嚷着非得要将此柏砍了。住在大院里的曹家之主曹余奎坚决不肯，说这是棵神树，砍不得。他话刚说完，就见干瘦如柴的神婆子夹着铺盖卷，从竹林庵北墙翻墙而下，口里呢喃低语，自顾躺在柏树下，须臾，鼾声如雷。红卫兵们吓得不轻，聒噪着跑出院，神树遂得以保存下来。后来街道居委会又将竹林庵改成残疾人手套厂，厂里效益还不错，人们都说是因这棵神树在护佑着。再后来竹林庵里加设了“志善堂”，远近之人便慕名而来，捐赠钱物，以祈福消灾，香火竟传沿至今。

庵北墙外，大院南侧，有一大块荒地，堆满断砖破瓦，杂草萋萋，蛇虫出没，大院里的小孩子都不敢在此玩耍。但乱草杂物之中，却是别有一番趣味的。金钟儿（油蛉）在这里低吟，蚰蚰儿在这里弹琴，百脚（即蜈蚣）在断砖下匍匐，放屁虫（斑蝥）从后窍喷出烟幕弹以逃出敌掌，而白蝶则喜欢追逐摇曳着的野花以示爱意。墙上的木莲藤跟何首乌藤缠络着，木莲的果子像莲房，何首乌的根像胖大海。带刺的覆盆子缀满小珊瑚珠般的小球，蚰蚰儿草摇着鸡毛掸子似的须穗，指甲花盛开时艳若落瓣的桃花，牵牛花张着大嘴吹着喇叭，而趴地草则一直蔓延至曹家大门口的青石板上。

曹家原是个大户人家，祖上在清朝时是淮左一带著名的盐商。北宋年间，

城北水关外就有稻河（运粮河）、草河（运草河）和卤汀河（运盐河）。不过阳城盐商的发迹，大约在清乾嘉年间。这些人发财之后，便附庸风雅，结识知识阶层，管束教导子弟读书致仕，以期光宗耀祖，彰显门庭。阳城城里，盐商们与本地的文人诗酒酬唱，切磋弦歌画赋，以文以乐交朋，以书以画会友，“早上皮包水，晚上水包皮”，“饭后听评话，入夜赏闲戏”，吃者者居的鱼汤面，品老富春的烫干丝，喝其居香的大壶茶，进雅堂浴室洗洗澡，在天都宫听说书、看演戏，形成特有的“盐商文化”。但曹家传至曹余奎一代，家产挥霍殆尽，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曹家只剩下前后两进六间九架梁青砖大瓦屋了。

除曹家外，大杂院里另有三户人家，即俞家、马家和赵家。俞家乃书香门第，俞老先生名叫俞英哲，乃“文革”前的大学生，是阳城时敏中学的退休教师，其家教甚严。家里的屋子原是学校的集体宿舍，共四间，因俞家有一子三女，人口较多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房改的时候，俞老先生便将四间小屋都买下。马家是贫寒之家，年轻的时候，马老爹是西仓轮船码头的搬运工，马老太是人民旅社的洗衣工，以前马家的屋子还只是两间棚坯，前几年儿子马安平才将棚坯改砌为两间砖瓦屋，如今马老爹老两口已经故去，只剩下儿子一家三口。赵家的祖上本是城北打鱼湾一带的渔民，赵老爹和赵老太年轻的时候便在大院南侧买了一块地，砌了两间瓦屋，赵大田即出生于此。最初赵家全部的家当只有一条破水泥船，后来水泥船变成机轮船，机轮船又变成大拖船，大拖船又变成拥有二十余条拖船的船队。可惜家中骤富之时，赵老爹却暴死船上，不久赵老太也随他而去。儿子赵大田遂成船主，他在这里又买了一块地，将瓦屋拆除后，盖起两层楼房，当然这也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。

俗话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曹家毕竟底子厚，且曹家的子女运气好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曹家又兴旺起来。八十岁出头的曹老爹，精神尚好。曹家共有二子三女，老大和老幺都是儿子，中间夹着三姐妹。大儿子叫曹玉

贵，当过兵，是市卫生局的副局长，身材高瘦如古柏，发型也如一顶华盖，他有个雅好，喜欢收藏，尤喜奇石。三姐妹由大到小依次为四十五岁的大姐曹玉环、四十岁的二姐曹玉姬和三十六岁小妹的曹玉婵。玉环离过婚，做钢材生意，名闻遐迩，人称“大姑娘”，老而弥艳；玉姬正分居，开一家“玫瑰园”美容店，人称“玫瑰娘娘”，文雅俊秀；玉婵闹离婚，是阳城京剧团的演员，人称“花旦精”，风流多情。小儿子叫曹玉刚，三十有二，没结婚，没工作，自由人，人称“曹公子”，吃喝嫖赌全花色。曹老爹夫妻俩的繁殖能力确乎很强大，因为生下曹玉刚的时候，曹余奎已接近五十岁，而曹老太也快到更年期了，这老来得子一定是得到院子里的那棵树神庇佑的，所以两个老的对小儿子溺爱有加，连竹林庵里的泥菩萨也是原谅的。

曹家与俞家算是世代有缘的。当年曹老爹之父跟俞老先生之父就相交甚厚，乃盐商与文仕相交的典范，俞老先生之父不仅是清末的举人，而且民国年间还做过县教育局的局长，曹俞两家颇有交往。但沧海桑田，时过境迁，如今曹俞两家也只剩曹老爹和俞老先生见面时还道个安，儿孙辈是低头不见抬头也不见的。倒也是的，几十年来俞家的家规依旧严谨刻板得近乎迂腐，而曹家则开放搞活得近乎荒唐。曹家儿孙辈哪会瞧得起俞家的，因为俞家三代人都像是茅厕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俞家自然也不屑与曹家逐利之徒为伍。两家的孙子辈甚至都不在院子里的同一个地方玩耍。

赵家与曹俞不同。赵大田出身贫寒，小时候穷得屙尿调烂泥搓汤团吃，但赵家却在几年前暴富了。通常，赵大田在船上风吹浪打个一百天，便会回家歇上个把月。在这个把月里，赵大田可不一当（方言，意思是不安分），除约上几个哥们躲进他的小楼赌他几天，便总是喜欢去曹家串串门，因为曹氏三姐妹颇有姿色，老的俏，中的妙，小的又窈窕。其妻阿琴一无容貌二无文化，眼见着大田喜欢啃窝边草，只能窝着火任其野兔似的往曹家跑。

马家人为人很低调，家境也不好。马安平夫妇中年下岗，女儿马静怡上初二，家里除墙壁上贴着的三好生奖状可以抵一面墙纸外，别无甚炫耀。但

马安平朴实勤劳，老婆王淑珍也贤惠，三口之家倒也苦中有乐。

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周六，曹余奎八十大寿，曹家一家老小十余人都赶过来为老爷子祝寿。平日里曹家的五个子女都挺忙的，卫生局是忙的，因为医改正如火如荼；钢材市场风雷激荡，价格像是荡秋千，“大姑娘”忙得多生出一道鱼尾纹；美容店是忙的，落英缤纷之时正是美容的好季节，“玫瑰娘娘”忙得没空跟好几位风度翩翩的绅士一起品尝拿铁和龙井；“花旦精”也没闲着，“花旦精”是知她不知戏的群众给她的爱称，她本是阳城的头牌青衣，日程安排得满满的，单这周就有天都宫的《霸王别姬》，凤凰大戏院的《游龙戏凤》，老街的《宇宙锋》；曹公子无事忙，有事更忙，直到晚上七点钟大哥玉贵拿着刀正准备切开生日大蛋糕的那一刻，才一头撞进堂屋里。一家老小便机关枪似的数落他的不孝不敬和不良。

曹玉刚见一家人都在批评他迟到，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挂碧玉观音，绕过大圆桌，走到老父亲的身后，将观音挂在他的脖子上，眯着眼笑道：

“我是去给爸请观音了，瞧，上好的缅甸玉！男戴观音女戴佛，谁不孝了？你们呢，你们都送啥礼物给爸的？亮出来看看！哼！”说罢便回坐在椅子上。

玉贵看到这挂碧玉观音后，眼前一亮，忙问道：

“哎，玉刚，这挂观音真的是你刚买的？依我看，色泽倒有些暗了，怕是有年头了吧？”

“啥有年头了！刚出土的，不，刚出产的新品！再说，新玉色泽暗些是对的，这玉嘛，越戴越亮的。看你也算个收藏家，啥眼神这是！”

“玉贵！”玉环挥着手说道，“你也真是的，蜡烛还没插，爸还没吹蜡烛，你就拿刀切蛋糕。玉婵，把蜡烛插上，插八根就够了。”玉婵便伸出纤细白皙的兰花指，将八根蜡烛都插上。

“中圣，”玉环又说道，“你是长孙，你把蜡烛给点上！”曹中圣上大二，今天是特意赶回阳城给爹爹（方言，指爷爷）祝寿的。中圣掏出裤兜里的打

火机将蜡烛——点上。玉刚笑道：

“中圣，看你手拿打火机点火的动作很老到嘛，说，烟龄多久了？”

“刚叔，也没多久，就五六年而已。”

“啊？你小子倒是个老烟枪啦？连我都不晓得，藏得真贼啊。”

三个姑姑也甚觉意外，都数落玉贵上梁不正下梁歪。

大嫂子埋怨儿子道：

“中圣，年纪轻轻的，可不能抽烟的！都怪你爸纵容你！”

“打住！打住！”玉贵说道，“抽烟的事先放一边去，现在是爸吹蜡烛的时候。爸，来，吹蜡烛！”说着便站起来扶起父亲。

曹余奎颤悠悠地站起来，向前俯着身子，用尽气力，将蜡烛吹熄了三根；他又鼓起腮帮，将蜡烛吹熄了四根；他似乎吹不动了，腮帮也没鼓得起来，便滑坐在椅子上。曹老太将最后一根蜡烛吹熄了。众人都鼓起掌来。

“爸，”玉刚说道，“今天是你八十大寿，也该许个愿吧。”众人都附和着。

曹余奎在老伴的搀扶下又站起来，看着满屋子既熟悉又陌生的一张张面孔，长吁一声后，说道：

“我也活够了！你们忙得快把我这个老不死的忘掉了，十天半个月都见不着你们一个人影！赚钱的赚钱，升官的升官……就剩你们的妈和那棵千雪柏陪着我了！我还许啥愿，早点儿下棺材吧！”

曹老爹的这番话着实吓住了一大桌子的人。这过大寿的，又是“老不死的”，又是“下棺材”的，不吉利呀。曹老太随即埋怨他们道：

“话糙理不糙，瞧你们，啊，个个的倒是忙得欢快，哪还记得我们两个老的！我也不瞒你们，今晚这一桌菜，还是请乌巷小吃店的王师傅做好了送到我们家来的。打你电话，忙；打他手机，没人接；去你们的家，铁将军把门！玉刚倒好，虽在家住着，可成天也不见着人！都老大不小的人了，媳妇还不晓得在哪待着呢。”说罢便垂下泪来。

满桌的人没人端酒杯，也没人拿筷子。砂锅里的鸡汤清澈见底，老母鸡

安详地躺在汤里，盆子里的酱鸭嘴巴张得老大但就是不说话，蛋糕上的祝福语“寿比南山”之“山”字写得似乎要倾倒。

童言无忌。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外孙女乔乔敲着一双筷子，嚷道：

“公公（指外公），婆婆（指外婆），再不吃，鸡鸡就飞喽！鸭鸭就跑喽！”

满桌子的人都笑起来。打破了尴尬，曹老太便招呼着大家吃喝。玉贵将蛋糕分成若干块，很孝敬地将两块蛋糕分别放在爸妈的碟子里，但他的眼神却盯着父亲胸前的那枚缅甸玉。岂料曹老爹眼神好，一把扯下观音，扔在桌子上，嚷道：

“你这个当局长的，喜欢就拿去！我不稀罕这玩意儿！想当年，我啥没见过，啥没玩过？满屋子的玉石鼎铛、瓷器书画，都散了去……”

“爸！”玉刚也嚷道，“你都说多少次了，谁相信呀？我们曹家的祖上是阳城赫赫有名的大盐商，家里这么多的宝贝咋就一件没剩呢？鬼才信呢。”

“爸！”玉贵赶紧说道，“今天是您八十大寿，这些个老皇历就不再提了吧，寿比南山、福如东海更要紧啊。以后，”他提高嗓门，交代弟妹，“你们都听着！从下周起，我、玉环、玉姬和玉婵，确保每周至少有一个人回家看看爸妈！玉刚，妈说得对，三十而立你都过了，还像只鸽子（方言，指风筝）似的到处飞！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就一个月，必须把对象带回来给爸妈掌掌眼，也好让爸妈了却这份心！”

“带个把女的来有啥难的，带十个八个都可以！”玉刚不屑一顾地说道。

“不是带十个八个女的，是把对象给带回来！”玉贵见玉刚一脸的痞相，没好气地说道，“男人没个工作，赚不到钱，哪会有女人看得上呀？你以为你是富二代啊？我可替爸妈告诉你，虽说我们曹家祖上积了德，囤了些财富，可到今天，也是饭锅见底，就剩下这六间老屋了！”

玉环是大姐，又是个著名的离婚女人，男女之哲学自然要懂得多些，便接口说道：

“玉刚，大哥说得对，你也该有个归宿了。玉姬，来美容店里美容的姑娘

不少，你就再给玉刚物色物色看，有没有合适的。”

“姐，饶了我吧，我哪敢再给他介绍？上回那个女孩子被他搞得怀……”

“好汉不提当年勇！别再戳我脑门子好不好？”

“你……你还好汉一个？”玉姬哭笑不得地说道，“那好，好汉先生，你还是自个儿去物色吧，阳城里也不下五十万人口，男女对半分，女的也近二十五万；去掉老的小的，该有十来万人；再去掉已婚的，剩下的也不会少于五万人。可供你挑选的余地大着呢。”满桌人都笑起来。玉姬不愧是个生意人，处处能精打细算。

玉刚觉得大哥、大姐和二姐都在跟自己过不去，便有些窘态，遂离开饭桌，踱至院中，单看着朦胧月色。今天，他感到有些失败。下午在荻柴巷头棋牌室打麻将输得一塌糊涂。另三个牌友都是女人，三个女人“鹌鹑子”（方言，意思是三个人串起来对付一个人），恨不得将他的裤头都赢了去。特别是那个人称“挤奶工”的四十来岁的女人，不晓得害臊，穿着剪刀似的开领衫，将两只沉甸甸的硕奶挤出大半来，肉团团地搁在麻将桌子上，害得他两眼直冒火星，脑子里捣糨糊似的直晃荡；另一个小姑娘似的唤作“晴儿”的，则动辄飞起丹凤眼，直往他的脸上甩，甩得他头重脚轻身子软；还有个“老舅娘”，芳龄五十六七八，动辄羞答答地嗲声不断，笑起来的时候，脸上的皱纹挤得跟菊花似的。但他的郁闷还在于，曹家上百年积攒的财富，咋到他们这一代就蒸发得连一点儿蒸汽也见不着？这个谜团让他郁闷了三十几年。看着院墙外的那棵千雪柏，他恨不得爬上去跟它促膝谈心，以解烦恼。

玉刚不吃寿宴，一家人也不去管他，因为打从小时候起，他就是只不养家的麻雀。玉贵毕竟是长兄，带头尽孝，哄得两个老的渐渐开心起来；孙子辈们也孝敬老人，纷纷端着杯子给爹爹祝寿；三姐妹坐在一起，话题总是离不开男人的好歹和金钱的多寡，因为这些古老的话题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玉环的前夫是个退役军人，十年前下海搞运输，赚了大钱，便扔给她一沓子的钞票，带着儿子去澳洲淘金了。痛苦了几个月的玉环在大妹玉姬的劝

说下，拿着这笔钱在江洲路上开了一家钢材批发门市部，折腾几年后，居然成为江洲路上做钢材生意的大户，自己也化蛹为蝶，迎来人生第二次青春。尽管她已经四十五岁了，但因着良好的基因，如今的“大姑娘”风采不减，为她而纠结的男人通把箩（方言，很多的意思）。“大姑娘”真的大，丰乳肥臀，脾气也大，笑声也大，出手也大，连高跟鞋都是三十九码，穿起旗袍来，嘿，绚烂得像朵大丽花，直馋得男人掉下大门牙。今晚在两个老的家里，她穿得像个普通中年妇女，可个把小时后，她便会换上旗袍，筑起高髻，涂脂抹粉，去迪欧咖啡馆谈钢材生意，锈蚀一位铁骨柔情的钢铁侠。

此时，玉姬的美容店还没有打烊，因为令人沉醉的晚上，女人们不甘衰老，会聚在她的美容店里保养玉体以延长青春。玉姬跟她的姐姐不同，属于小巧玲珑型的女人，都说四十岁的女人大糍粑，可她长得好，又会美容，举手投足都让人见之忘俗。以花喻之，则是纤巧得像是一朵蒲公英，优雅得像是一朵马蹄莲，俏丽得像是一朵美人蕉。但她也有爱伤情痛，她跟丈夫钱俊已经分居大半年之久，婚姻早已名存实亡。女儿婉婉上初三，快中考了，便一直待在奶奶家。这大半年来，玉姬一直住在美容店里，晚上客人散尽时，也常觉得寂寞如孤蓬。不过，即便是在美容店里，也还是有男人注意她的，因为如今的男人，身体上别的零件大多不好使了，就一双眼睛还像秃鹰般的敏锐，美女如云的地方，看得尤其清楚。自然，她这寿宴也不能吃太久，个把小时后，她也是要走的，因为她是“玫瑰娘娘”。

“花旦精”玉婵，今晚八点，还得去天都宫表演《霸王别姬》。她嗜好京剧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唱了二十来年的戏，也不厌烦，三十六岁的她属于中青年的过渡区，处于女人一生中年龄最为敏感的时段，所以她的情绪总是像风像雾又像雨，东边日出西边雨。但她把一切情感都寄托给了京剧艺术，艺术安慰着她的情绪。做装潢生意的丈夫罗立群是爱她的，可爱的乔乔便是爱情的结晶，但乔乔老是见不着爸爸妈妈，常常像一只愤怒的小鸟责问奶奶，爸爸妈妈都到哪儿去了。奶奶便哄她说爸爸工作忙，妈妈忙工作。天下的奶奶

都一样，编织善意的谎言是她们的强项。但今晚，妈妈终于带着乔乔来给外公祝寿，这多少让乔乔得到一些安慰。不过，让罗立群越来越迷茫的是，曹玉婵似乎天生就是嫁给京剧的，她对京剧有无尽的热情，对他却总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。

将近七点半的时候，玉婵带着乔乔走了；八点多一点，玉环和玉姬也一起走了，事业牵挂着她们；玉刚回至院里，也不再陪着父亲和大哥喝酒吃饭，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人生。两个老的不高兴了，他们本来就不高兴。人走了气氛也冷下来，只剩大儿子玉贵一家三口还在努力地陪着两个老的。家里养着的那只黑猫也有些不开心，掉在地上的鱼肉，它也不去享用。

“你们看看，啊，”曹老太指着一桌子的菜，生气地说道，“你爸的酒才喝了半杯，蛋糕才吃了一口，菜还没咋吃，看她们个个就……忙不迭地跑掉了！”

“妈，”玉贵劝道，“她们各有各的事，由她们去吧。”

“唉，都说女儿贴心，可她们倒让我寒心！女大不中留啊。玉刚也是的，还不如这只猫暖心呢。玉贵，”曹老太又说道，“你爸也八十岁的人了，最放心不下的自然是玉刚。你抽空跟他聊聊，长兄如父，你就多担待些。”玉贵点点头，诺诺连声。

“爹爹，”中圣一边玩着手机，头也不抬地说道，“我是你的话，就跟奶奶一起搬到福利院去住，给钱呗，省得在家里孤独。”

“中圣！”玉贵责怪他道，“你少插嘴，轮不到你替爹爹奶奶作想。以后，我们几个就常回家看看，你有空的话，也得打打电话，给爹爹奶奶问个安什么的。”中圣不吭声，因为他正在专心玩手机上的游戏，并未听见爸爸说的话。还是妈妈提醒他，他才点点头。

九点钟不到，玉贵一家子也走了。曹老爹看着空旷而冷清的堂屋，气得喘不过气来。老伴也叹道：

“余奎，玉环她们忙她们的事业也就算了。只是让我最挠心的，还是她们

姐妹三个人过得也不顺啊。玉环就不谈她；玉姬也跟钱俊分居大半年了；玉婍呢，也跟罗立群闹了好久的别扭，连乔乔也跟我说，她爸爸晚上老是不回家。都说罗立群贪酒，可酒喝多了就不兴回家吗？哪有这个道理的！”

“曹家气数也该尽喽，”曹老爹慢慢地站起来，感喟道，“都是我年轻时候造的孽啊，怪不得子孙的。人家都喊玉刚叫曹公子，可当年，别人不也喊我曹公子吗？金山银山，哪掌得住（方言，意思是撑得住）折腾的！不说也罢，回屋里去。”曹老太将他扶至里屋，给他泡上一杯茶，然后回至堂屋，收拾桌子。

直到把桌子收拾好，曹老太这才发现，玉贵买来的两桶大鞭炮还搁在门后面，连鞭炮也忘了放。曹老太又垂下泪来。

曹老爹八十大寿，邻居们也是晓得的，但让他们奇怪的是，曹家三姐妹早早地就走了，而且曹家也没放鞭炮，如此冷清的生日大宴真是少见。前天回家的赵大田本来还想趁机去曹家给曹老爹祝福、讨杯寿酒喝的，可他听不到曹家的热闹之声，也就没去打搅。但他还是看到玉环急匆匆地扭着大屁股一路跑出大院的，不一会儿，汽车嘟嘟嘟的喇叭声渐传渐远。他有三个多月没见着玉环了，尽管月色朦胧，但他还是能从二层小楼上看到疾行时玉环的胸前波涛汹涌；他也看到了玉姬，穿着一身水绿色裙装的她，如一抹青岫似的；而玉婍走的时候，是搂着乔乔的，他没看清她的样子，但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好似一把钉子直往他的耳膜上钉。阿琴看到他那副德行，气得将水池里的碗洗碎了两只，清脆的瓷裂声如花般飘零。

俞家人也是晓得曹老爹今天过八十大寿的，但晚饭过后，俞老先生便端坐在书桌前潜心看书，儿子儿媳孙女和最小的女儿也就没有出门看热闹，都待在家里侍弄棋琴书画或诗词曲话。

俞家毕竟是书香之家，家规甚多。比如每间房门的门楣上都挂着一只木制的匾额，俞老先生的房门上挂着“继晷居”，意思是焚膏继晷，耕读不辍；儿子俞思履是格致中学的教师，其房门上挂着“格致轩”，取自《朱子语类》

“格致极轻，疑是晋宋间文章”，意思是追求风格气韵；三个女儿的房门上挂着“守静阁”，取自《老子》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，意思是收住烦乱的心，寻找一个恬静的环境来看守着它；厨房的门上也挂着“劬劳斋”，取自《诗经》“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，意思是父母生养我们子女非常辛劳，子女要勤俭节约；连最西头的那间厕所门上也挂着“雪隐苑”，“雪隐”二字语出《洞上伽蓝杂记》，雪为净之意，隐为隐处，雪隐即有净洁隐处之意。再比如俞老先生一直是长袍大褂，椭圆形黑厚框墨水瓶底眼镜，老式圆口白底黑帮布鞋，一枚金边老式挂表，张口之乎者也，闭口呜呼哀哉。儿子俞思履也是衣着严谨，衬衫最上边的纽扣也是扣得紧紧的，皮鞋永远不沾一丝尘埃，秀郎镜唯有睡觉的时候才摘下，轻放在床头柜上。大女儿俞思芹已为人母，举止端庄；二女儿俞思齐也已经出嫁，侍候公婆，勤俭持家；三女儿俞思楚年过三十，却仍未嫁人，因为她心目中的如意郎君似乎还没出现。儿媳来自千里之外的大山深处，手脚虽壮大，识字不多，但循规蹈矩，买菜、洗菜、淘米、做饭、打扫、洗衣，样样做得井然，平日里又对公婆总是顺着眼，自然也讨得公婆的欢喜。孙女俞沁妍在格致中学上高一，学习勤奋，朴素自洁。外孙张子其上初二，是象棋高手，围棋下得也不赖。

俞英哲早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，后留学苏联，学成回国后没几天，苏联老大哥翻脸不认人，中苏关系紧张起来，俞英哲被分配至上二外教书；“文革”期间，他倒了霉，发配原籍，在阳城时敏中学当教师，一直到退休。俞英哲赋闲在家后，便守着四间房。工科出身的他，却喜欢舞文弄墨，吟诗诵词，平时侍弄一下家里的那些花草，倒也落得清闲。俞老先生有条家规，即不准子女跟曹家的子女有任何接触，连见面打招呼也不行，因为他看不惯曹家的家风，曹玉贵官腔特特的（方言，很多的意思），曹氏三姐妹骚得很，有伤风化，曹玉刚是个公子哥儿，胸无大志，坐吃山空。俞老先生也不准子女跟赵家人接触，因为赵大田没文化，言语粗鲁，认钱不认人，是个土豪。俞老先生还不准子女跟马家人接触，他认为马家人平庸无能，马安平夫妻都